

不洁的女人



女性纪实文学

ZHONG GUO NÜ XING JI SHI WEN XUE

陆星儿 等著
黄铁男

江西人民出版社



陆星儿 黄铁男 等著

周志高 选编

不洁的女人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不洁的女人

周志高 选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字数20万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0

ISBN 7-210-00361-4/I·192 定价: 3.70元

内 容 提 要

夜靄沉沉。夜深人静的宾馆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门被打开，灯光下——她和那个香港客人赤裸双身搂在一起……面对宾馆安全部的捉奸，她那双被欲火燃红的眼中充满仇恨！她傲然走出，走向夜幕中另一家宾馆，那里有她新的夜生活和外汇券香水组合的梦！

她用一个放荡女人的全部本领勾搭了一个家有妻小的日本商人，并随他来到日本。她成了日本商人孤寂的情妇，隐居在一家旅馆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使出浑身的媚态诱住他，终于使他离婚另娶。她成了他的合法妻子。她回国了，偕日商傲然住进了出过丑的那家宾馆、那套房间。她挑好摄影者留下她做爱的镜头，唆使丈夫在服务员打扫房间的时间对她尽情泄欲，并故意将门虚掩。服务员不慎目睹了她疯狂的一幕。她的日本丈夫向宾馆抗议，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她裸着藕一般的身体躺在床上，用她那慵倦的眼看着曾经捉她奸的宾馆安全部的人，得意地无耻地笑了……她仅仅二十三岁！——《藕群》

本书由六篇中篇纪实文学组成——《不洁的女人》、《藕群》、《三个犯罪的女人》、《脆弱的女人们》、《堕落的女人们》、《拐卖妇女纪实》等。全书真实、生动，让人震惊。

藕 群

1. 习惯于比较的中国人发现，在东西方文化里，女性美所展示的具体部位是迥然不同的，无论从古希腊雕塑或是从毕加索的现代绘画里，所赫赫骄傲的是丰硕的乳房，那种精细地刻画映照在文字的描写里，更是详尽而生动，仿佛离开有弹性并且硕大的乳房，则便没有了女人；就是现在时髦得可以的女子健美，那些照片里的西方女人，虽然个个也青筋毕现、肌肉横陈，但乳房却丰隆着，并不象我们的那些同胞姐妹，锻炼得可怜平板一块。这样说来，好象是有点刺激我们自己，但考证下来，号称衣冠王国的华夏五千年服饰里委实找不到三点式的痕迹。那末，我们骄傲什么哩？我们骄傲的是女人的腿。旗袍的声誉之大，便

是佐证。缺乏脂肪的害处是胸脯的平整，但又有意想不到的好处，那便体现在腿上的美妙。在这里当然用不着累赘地例数文字的形容，但不妨用个比喻，倘若用面包来形容西方女性的乳房，那么，东方女性的腿便非常恰当的象藕。

本文要写的就是藕的故事。

2. 自然，从前，藕是封在泥里的；有过一阵子对旗袍的批判，而使得我们的女人们拘谨胆小，但心又不死，于是便生发围观的兴趣。围观老外，围观别人穿男人背心的敞露，虽然惊讶着影响了秩序，而导致有红头文件传达劝阻，但围观毕竟有巨大的收获，那就是发现老外她们臀部过大从而粗汗毛横生的大腿，比较起自己来要差得多，难怪那些老外买中国服装却偏偏不肯买中国玻璃丝袜，真是一件可以嘲笑别人在公共汽车上议论一下子的事情。于是，看我们的姐妹们来显示显示了，七十年代公安局查禁的超短裙，在今天实在是保守的尺寸。妹妹真是大胆地朝前走了。

并且，不肯回头。

那就是紧接着出现的嫁给老外和些许丧失国格的错综复杂。从围观到为伍，这是民族胆量的增大抑或是姐妹们的心变得太快？！红绣球为啥不想砸中哥儿们的头？！出国留学搞上了洋人丈夫，经人介绍找了个洋人丈夫，离了婚再去攀一个洋人丈夫，迈动着藕一般的腿拿护照同你们古得摆。对于这种出口，同胞姐妹们在叽叽喳喳咬耳的同时，眼底里忽闪着某种妒嫉和羡慕的火苗。报纸上有各种报道

来旁敲侧击云云，想来扯一扯冒然嫁了老外或企图嫁给老外的姐妹们的后腿。但，世风不古，那些白嫩嫩，要是在先人时代将进三宫六院的粉黛，却白白甘愿赞助给别人怀胎，有拐杖的真可以击地吐一声国骂为快！

难道应当赞扬这种出口，赞扬现时的这种热不成？！最普通的老百姓是用最朴素的语言来形容的：“我们自己产的藕，为啥要给别人吃？”

是啊，为啥？！

你同意这种狭隘的观点，那末，你等于反对流通回到封闭式的牌坊里去；你不同意这种简单化的结论，那末，你似乎要冒“不爱国”的危险；你在同意和不同意之间，那末，哲学在你手里，但真理却不一定在你的身边。

而只有藕是那样奇妙，她在淤泥里生长出白净鲜嫩的身子，她属于谁，属于淤泥，那她永远走不进世界；属于世界，那她就抛弃了淤泥。藕的困难其实是和哲学一样的，而藕却恰恰又是真理之一种。

因为，恩格斯说，真理是一丝不挂的。

3. 你要说什么，就是这样的大白话？！

藕的心眼最多。

你题目写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说藕吧！

但愿你说具体一点，我们大家都很忙。

4. 一片掌声在豪华得有些过份的餐厅里响起，一群老外面对盘子里的一截藕。

揣了糯米，加上糖，再蒸熟的。

冒着热气，清香扑鼻。

乡土风味，民间制法，正所谓五味二材，九沸九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

仅仅是颜色不大好，那没有办法，藕这东西太贱，选料时，最白最嫩最水灵，但一上架子，鼎中之变，便成了现在这副模样，赤黑青紫，脱了形变了色，先前的水扑扑早成为历史，遗痕是蒸白显露出来的道道纤维，青筋般让人不舒服。

谁不舒服，你说谁？

瞧，老外在起劲地鼓掌。

穿旗袍的服务员走近桌边，摊开分食用的精致小瓷盘，便操作起手里的刀叉，将这截子藕切开来，要切成一片片的，再放到那小瓷盘里。藕蒸得太烂，蜂窝状的截面上，挤压出来塞得严严实实的鸡血糯，粘性似乎超过了藕丝，自然那飞白的藕丝也努力抗拒着切割。服务员小姐不得不停下来换一把刀，再切……这姑娘脸上嫩得生着茸毛，她的鼻尖有雾状的汗粒，挂着一种模式化了的微笑，在想，老外真是老外，糯米藕算什么好东西。

但老外似乎等不及小姐替他们把小瓷盘递到面前，便伸出生着粗汗毛的胳膊，自己来端。这样，气氛便有些活跃。有人在端瓷盘的过程里甚至想抓住这位穿旗袍的中国小姐藕段一般嫩的胳膊，来抒发一下他们对中国之产的感激之情。

但服务员小姐礼貌地退了出来。

恭恭敬敬，面带微笑，站在一旁，看他们吃藕。

5. 饶有兴趣的事情是，一位黄皮肤的她和洋人丈夫在这时推着一辆四轮婴儿小车走进餐厅，准备找个地方坐下来。那车子里，是她和他的杂交物产，一个熟睡着的婴儿。

在迎宾小姐迎上前来的时候，她，曾经是中国人的她，操起半生不熟的英语，摇晃着一张漂亮的脸蛋，要求服务员替她的孩子拿张夹椅来。就是那种镀铬的，可以夹在餐桌上专供婴儿坐的小软椅，日本国的进口货。

而她的孩子，正熟睡着。

有这个必要嘛？！

她的丈夫耸了耸肩，望了一眼发生迟疑的服务员小姐。他想告诉这位小姐，他服从她，他理解她的要求，是中国式的一家三口的气氛。

她其实并没有这样想，正用闲着的眼睛瞥那群在吃藕的外国人。她现在也成了外国人。当然似乎也应该对这种藕感兴趣。可是，当他指着菜单要她点菜的时候，她却全部点西菜。于是，那丈夫好高兴的样子……回祖国不吃中国菜，她大概注定爱上了伦敦的土豆条。

那边盘子里的藕和她有联系么？！

她不会这样去想，用不着。

服务员小姐把那种小软椅夹在餐桌边，她把孩子从车里抱起来逗醒，放在夹椅里坐好。孩子不大情愿，哭了几声，惹得餐厅里的中外客人侧身注目，包括正在大嚼藕

段的那一桌老外。她一点不慌张，倒显得有几分满足。服务员小姐失火一样跑进来，给这孩子拿来半温的一瓶奶，那旗袍掀动中露出的大腿似乎比那瓶里的牛奶还要白净些。

她很满意这位小姐的服务，要给小费。

服务员小姐当然不能收。

她想了想，莞尔一笑，算是才意识到回到了祖国，便操起普通话来，夸赞起这位服务员小姐的身材和腿。有意思的是，她采用了藕来作比喻，说要送一双高级的长筒袜给她。

帮助她用奶瓶喂孩子的服务员小姐脸红了，赶紧摇头。

藕？！

那边正在吃藕。

6. 服务员小姐此时的窘迫在于，就在半个月前，一个日本青年和他的父亲跪在房间的地毯上，请求她远嫁日本国。

她的美丽给她造成的问题。那青年来这宾馆好多次，非常喜欢她，也用藕来形容过她的腿。那仅仅是从旗袍开叉的缝隙中窥见到的局部，自然，他期望能够获得全部的欣赏和拥有。他的钟情使得他在她的面前下跪好几次，她有点欣欣然但也有点胆怯，虽然讲是一衣带水，但实际的距离要遥远得多。她不会讲日语，而且看报上常讲中国姑娘上当的不少。因此，她总是谢绝那青年对她的“参观”欲

望。

结果，便是发生那种严重的事情。那青年和父亲一起来，携带了盖着证明这青年未婚的律师事务所戳子和日本驻华使馆负责移民事务的机关的文件副本，来向她声明他们家族对她的隆重的欢迎和期待。他的父亲，头发尽白，跪在那里，真叫人居心不忍。

她动摇了。

她面临一个机会。

这是她的那些好朋友悄悄对她讲的。她们的意思是，你如果不在这样的大宾馆里工作，哪会有这种机会。长得水灵漂亮的姑娘在宾馆的门外徘徊，有的是，老外会向她们求婚嘛？！姐妹们指着她说，要是你父母亲下放不回城，你长得再漂亮，花香藕一截，还不是插在土里埋在泥里，做梦也出不了县城……不要傻，不要傻，她们一再鼓舞她——去当太太。

她望了一眼坐在面前的她，将来，她和那青年从日本回来探亲，会这样炫耀一般地非要把熟睡的孩子弄醒让服务员找夹椅嘛？！她会指着菜单，用涂着银灰色指甲油的手，把那些中国菜挥过去，而专门点西菜嘛？！她不知道她自己的将来。她的好处就是不去设计自己的将来，而由将来来设计她……

于是，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了面前的她。

她也有藕一样的腿！

她是怎么出去的？！

7. 服务员小姐的思维显然幼稚、纯朴得可爱。当然，这样便很容易逼近事物的本质。机遇对她来说是从天而降的，她甚至是一截在淤泥里还没醒来就被冲洗干净的藕，她不存在要挣扎着冒出淤泥的动机和经历，相反，当要求她穿上那身腥红色的旗袍时，她心里很慌，恨不能仍钻在那黑黝黝的淤泥里。露出两条白嫩丰硬的大腿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因而，她总是在脸上有着羞涩的曙红，不知情的人以为是化妆的效果。她从来不和旁人开玩笑，走路的时候尽量不让旗袍掀得太开，以免心里失去平衡。但是，这样却导致了她的美丽对别人的勾引。她自己当然不意识，她越是象学生一样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就越是勾引起老外们火辣辣的目光。她不能理解，这些人在香港在海外能够看到女人脱衣的表演，为什么还要这样来盯着她一个普通的中国姑娘，而且，要下跪——

藕，难道真的离不开淤泥？！

8. 在淤泥里，难道是藕的要求？！

？！

她就是这样挣扎着终于钻出淤泥，自己洗干净的藕。没有人跪在她的面前，用外语来向她求婚，夸赞她的大腿藕一样好看白净。她憎恨淤泥，因为那种严严实实的遮盖几乎坟茔一般要断送她的出土。她流血的挣扎，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光景，轮番表扬和抚摸她藕一般大腿的有知青办主任、车间主任、编辑部主任甚至外办主任，他们象淤泥一样一层一层滑来滑去，而不愿充当做她丈夫的责任。她

身上的淤泥比谁都厚，她贱！最后认识了几个衙内，充当倒爷帮助将她这货倒出口的衙内，帮了她的忙，来清洗冲刷她身上的淤泥：在浴缸里，在咖啡厅，在席梦思床上，在沙发边，用各种各样的液体来清洗她这段藕，终于弄得好白好嫩好香……

她现在想到了藕。

她是天天进美容院、健身房，用青春膜裹，洗海浆澡泡，有蒸汽房熏，花香绕梁，珠宝缠身，青春永驻的一截藕，她就这样回来了！

她比以前更鲜嫩。

她是来挑战的。

她要找那几个衙内，现在当上公司经理的衙内。

她自信，她现在的鲜嫩是人人都想咬上一口的。她的美没有失去，虽然曾经在淤泥里那样九九八十一的磨难，她已入仙班。她要让那几位曾经“帮”她清洗的，衙内的习惯性的性饥渴，在她这水灵灵，散发着法国香水和V X O P·路易十三酒香的藕面前发疯发狂。

她不是藕，她有的是心眼儿。

9. 那小洋娃娃将那奶瓶舔吸得极快，不再哭，而是想睡觉。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洋人丈夫和她——服务员小姐将孩子放进了四轮车。

她刚做完这活儿，领班叫她。

因为有她的电话。

本来，象她这样的服务员在当班时间是不允许去接外

线电话的。领班和伙伴们知道她差不多快要出去了（我国婚姻法已同意她嫁走，在办事处领了结婚证明，现在那青年回去办手续了，日本国将出具护照，为她的到来），因此在执行制度时对她颇宽容，中国人的同情心在处处闪烁着温柔的光芒。

电话是她一个远房姑妈打来的。

要求非常直率，请她为她姑妈的女儿也找一个日本人。

这样的事情，对她来说，已经发生不止一次。她的好朋友当中，有好几位请求她在去日本前或者去日本后，帮助她们也能嫁出去。她当时很茫然，她不知道她是答应好还是不答应好。答应吧，她对她将来的丈夫怎么说，说中国姑娘现在不想找中国人，这样好象不大对得起祖国；不答应吧，那她就有骄傲和不够朋友的危险，自己出去了，还要唱高调，人格便会支离破碎。但是，她现在能够讲人格嘛，那些人的眼里，她同那日本青年到现在还没有接吻的情况，谁会相信呢？！因此，她始终好象有着一种去恶感，答应这个答应那个找外籍丈夫就会联想起拐骗妇女的条款，而不答应帮忙一个人利利索索就会遭到良心谴责，又与民族德行不符……

搁下电话时，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10. 从电话间到当班的餐厅有一小段路程。这里要通过宾馆的大厅和那一长排面对街衢的大玻璃。

她的服饰因为是餐厅的，因而腥红色的旗袍尤其惹

眼。在大厅里闲逛和闲坐的中国人外国人都不得侧身注目，投来关怀的目光。从他们的目光的角度来看，她那身旗袍委实衬托出她那线条太出色，并且在腥红色之间偶尔显露的白晰晰的长腿又是那般动人，雕塑般清晰丹青般含蓄玉器般透明。于是，有人开始动摇了，也朝餐厅走去。

但她停留了一下。

藕，今天餐厅供应糯米糖藕。

那玻璃是茶色的，街衢上的人看不清宾馆里面的世界，但里面的眼睛却可以看出外面的五颜六色。现在是万家灯火的时分，站在宾馆门厅外铁栅栏处的，有姑娘，大概是极好看的。她想那里面有人一定比她好看。为什么要加铁栅栏，让穿红西装的小伙子阻拦。让她们进来就是了，她们又不来搞破坏。她们要是能够常进来，她们就有机会去找老外，而她就不一定一定要嫁到异国去……不知怎么的，她一想到这一点，鼻子里就有些酸楚。她很后悔刚才为什么要答应姑妈托她找洋人女婿的事。

II. 但这样行嘛？！共和国敞开大门，妹妹们都大胆地朝前走，走向五洲四海，把藕栽满全球。那末，共和国的男人怎么办，且不说缺乏红绣球正打中我的头的惆怅，明天的共和国居民是谁，身份证能发几张。不说这么远，把铁栅栏开了，宾馆里天天会象市场一般，地毯变成黄土地不算什么大问题。

有支歌：“有好酒，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跟谁走，妹妹才不肯跟你走哩，都巴望找个洋人丈

夫，好将来做海外赤子、爱国华人。

这是什么绕口令？！

你能说清楚？！

我算是完蛋了，落进了替自己设计的陷阱。那末，应该说，中国女人嫁给外国人是贪图钱财的不古行为，变种变节的不齿败类，好哩？！还是应当说，中国女人所涌现出的勇敢者是新的女性，是民族芸芸众生里的佼佼者，好哩？！前面那样说，头脑清醒的哲学家会指责我这是世俗的卫道士腔调，是一种文化心理卑琐的深层体现；后面那样说，又是明显的不那么保护龙种，带有某种教唆性质的孟浪思想。又不是去当妓女，你犯什么愁。人家印度出口整具骨骼，据传闻，那都是难民“奉献”出来的大宗出口项目，就这副惨样，印度人都能接受，电影里照样载歌载舞，我们的肚量难道会比人家小。祖宗都知道用嫁女法来平息灾祸、缔结永和，我们今天的后生难道会比祖宗落后。？，？！你这小子，瞎煽动什么，妹妹都睁开眼走了，我们找你算帐。龙的传人谁来传，都想嫁给外国人，成何体统……说呀，说呀！

12. 好，我说我说。

算了，你不要再说了，你这一辈子看来是说不清楚了，你要有本事，举几个例子给我们听听。

好的，但我有个条件，就是我不讲人家名字，万一这几个姐妹哪一天回来探亲观光，本来准备送点礼品给我，因为这破稿子砸了，那太不划算了。

好吧，我们可怜你。

那成，那成。

时髦综合症患者

先讲个败类。

她嫁出去之前，在本国领土上的行为，纯粹属于丧失国格丧失人格之列。但她却缺乏罪恶感，并且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呀……”

她长得过于漂亮，以至于她认为，国产的任何护肤品都将对她造成伤害。她把街上最高档的护肤品“面友”和“44776”视若宝贝。但是，她的那双水灵灵又黑又深的大眼睛，只能够在镜子面前来淘汰电视广告上时髦的这个系列那个系列，也难怪，那种进口的“永芳”和“太太护肤霜”，只要一在她那嫩脸上涂抹，顿时便非常适应的显露出她的娇媚和动人来。于是，她便认为，她是这个世界的，世界也是她的。看电视，她主要是看那上面闪闪发光的衣服和发式；看报纸，她注意的是广告栏里服装展销的消息。她的大脑里，整天运动的是如何来装扮和粉饰自己的每一个部位……这样，便发生钱的困难。

她是某市一个电子元件厂的装配工。虽然这个市的城市类别在中国属于前几位，但她的一个月的全部收入仅仅够买一瓶法国香水。而且，这里讲的是数目字的绝对值，并没有计算兑换券和人民币之间的差价。她所在的那个厂效益算是好的，收入水平也渐有提高。但在和她的欲望之